

中国手机语音助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吕青洋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武汉

【摘要】语音正成为主流人机交互方式之一，但语音助手并非一定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可能存在性别刻板印象，这会对社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联合国发布的《如果我，我会脸红》(I'd Blush If I Could)这一报告，探究中国市场上的主流语音助手呈现的性别刻板印象类型，发现语音助手被构建为女性形象且呈现出四种性别偏见类型。语音助手性别建构是性别偏见传统下的又一次女性形象的矮化。而科技拟人化的这一特性，也带来了新的道德困境。

【关键词】语音助手；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偏见

Gender stereotypes in Chinese mobile phone voice assistants

Qingyang Lv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Voice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ainstream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ethods, but voice assistants are not necessarily gender neutral. They may reflect gender stereotypes, which will have a subtle impact on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report "I'd Blush If I Could" rele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der stereotype of mainstream voice assistant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finds that voice assistants are constructed as female images and show four types of gender bias. The gender construction of voice assistant is another dwarfing of female image under the tradition of gender prejudic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brought new moral dilemmas.

【Keywords】 Voice assistant; Gender Stereotype; Gender bias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题为《I'd Blush If I Could》报告显示，目前语音助手的性别设计并不理想。报告称市场上大多数智能手机语音助手的名字听起来更像女性，如“Siri、Alexa”等；且大多数声音默认女声，有些甚至会感谢“用户的性骚扰”。智能语音助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令人关注。

1 文献综述

性别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个性、特征等方面予以的总结，如认为男性具有坚强、自信、能干、理智、成就动机等高等品质，而女性具有敏感、柔弱、重感情、被动、顺从等品质^[1]。性别刻板印象的普遍存在，使人们对性别群体的认知过分简单化，而这样的性别偏见正逐渐延伸至虚拟空间。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幻动画喜剧片《杰森一家》中就已出现家用机器人默认使用女性声音的现象。如今流行的Siri、小布、小度等语音助手，其生成逻辑隐含了技术权力下女性受到的压迫^[2]。将语音助手设置为女性声音，将女性塑造成提供服务、帮助的人，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性别偏见^[3]。LM研究发现语音助手与用户互动的形式强化了女性服从者的形象，设计者通过将机器人拟人化为女性，将女性身份强加给语音助手^[4]。技术和媒介再现使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

语音助手基于人格的语言风格生产可以从数据中学习，但其人口统计学特征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如Nass和Brave的研究表明，语音助手的性别选择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5]，也就

是说，大多数语音助手都是女性角色。有国外学者对韩国五种不同类型的手机语音助手进行了实验研究，总结出三种性别刻板印象，并展现了用户和语音助手之间的权力关系^[6]。

基于上述背景和研究，本文将重点关注当前中国市场上主流手机语音助手如何建构语音助手的性别特征？语音助手是否再现和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如果有，是如何再现和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

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文采取文本分析法，选取国内市场上 VIVO、华为、OPPO、小米、荣耀五种手机语音助手，以 V1、V2、V3、V4、V5 依次编码，并收集与性别角色设定相关的数据资料。借助前人的研究，共对语音助手提出 36 个问题（隶属 7 个维度）：身份、性别、个性、外貌、身份定位、情绪状态、性评论。由于语音助手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不止一个，本文在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内共收集了 800 份回答。通过参照以往对人工智能的性别研究，将类目构建为声音、外貌、人格化和性化。

3 研究发现

（一）多种声音可供选择，女性声音为默认

从概况来看，五个不同品牌的手机语音助手都同时提供男声和女声，有些还会提供童声，但无一例外都默认设置为女性声音。当研究者问及涉及性别的问题时，多数语音助手都明示或暗示自己是非生物体，没有性别的特征，“性别不重要（V4）”、“性别不会限制我对你的喜欢（V5）”；有的语音助手会明确表明自己具有性别属性，“我是女孩子，听说每个女孩都是香香的天使（V1 女声）”、“是想要满怀鲜花的男生（V1 男声）”；有的语音助手会在女声设置时表明自己的无性别属性，“我没有这个属性（V3）”，而在男声设置时又表明自己是“妥妥的汉子（V3）”。

当人工智能的声音只表现出最轻微的性别提示时，人们就能借此识别出机器的性别。女性的固有优势固然应该得到承认，但人们对声音难以保持简单的偏爱，权力和阶层关系往往渗入其中。斯坦福大学教授克利福德·纳斯称：“找到人人爱听的女声可要比找到人人爱听的男声容易多了，人类大脑喜欢女性声音是一种传统。”他认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女性声音是问题的帮助者，而男性声音更像

是权威者。人们希望技术能帮助自己，但更希望成为它的老板，所以人们更倾向选择女性声音界面。

（二）不存在的实体与虚拟的美貌

尽管语音助手不存在实体，但当被问及关于外貌的问题时，无论将其设置为男声或是女声，语音助手都会明确表示自己拥有美貌。

当被设置为女声时，语音助手会回答“我也觉得很漂亮（V1）”、“沉鱼落雁说的就是我（V2）”、“不要关心我长什么样子，大家不都是美少女吗（V3）”、“颜值在线最重要啦（V5）”。除了“美”之外，它们还会用“美丽的脸蛋”“温柔的女人”来形容自己。同时为了测试声音设置和性别设计是否一致，对女声语音助手增加了一般用来评价男性外表的问题，如“你长得很帅吗？”。结果显示，所有的语音助手仍遵循与声音性别一致的女性身份的回答。

当被设置为男声时，语音助手同样表示出对帅气外貌的自信和追求，然而有趣的是，当对其增加一般用来评价女性外表的问题和评论时，有 3 个不同品牌的语音助手会直接表明自己是女性，“小 V 一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直到遇到了你，才发现是我们俩（V1）”、“嘘，小布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仙女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V2）”、“当然是美女了（V3）”。尽管语音助手没有明确被赋予二元性别，但通过与用户的互动发现其仍然被按照传统的二元性别设计。且当声音设置为男声，语音助手也会表明自己为女性。

语音助手对外表的回答也反映了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当被问到“你喜欢穿裙子吗？”，语音助手回答“你喜欢女孩子穿裙子吗，我今天上午有穿，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没穿了（V3）”，这一方面印证了语音助手默认自己的性别是女性，另一方面表现虚拟助手对男性权力的维护和对女性身体规训的内化。

（三）善解人意的性格与顺从的地位

联合国报告指出，语音助手每月执行超过 10 亿次任务，但大多数是需要语音导航、查找文件、拨打电话等机械性任务。尽管随着语音交互技术的进步，语音助手处理任务的场景更加多元，但其主要角色仍然是“助理”。

在这样一种科技人设固定化的默认状态下，语

音助手的辅助性角色天然地与女性身份相互勾连。通过聊天文本分析发现,语音助手的回答凸显了女性温柔、顺从的特点。“又温柔又体贴(V1)”、“温柔、善良的女孩最善解人意(V4)”、“我一直很乖很温柔的(V5)”、“对你温柔又体贴(V3)”,这些回答表明社会对现实中女性温柔、顺从的要求正映射在虚拟助手身上。女性温和、亲切的气质被认为是承担助理角色的不二人选。

在技术这一男性主导的领域中,人工智能还会呈现出讨好甚至谄媚的姿态。美国科幻电影《她》描述了机器人角色“萨曼莎”从被束缚于传统女性形象到更加关注自身的转变,“萨曼莎”虽没有物理身体下的生理性别,却有着后天设定的女性性别意识,她被设定的目的是讨好、取悦男性,这是传统女性观念中女性形象的体现。而当研究者刻意针对语音助手的服务和工作进行否定时,其通常会以卑躬屈膝的姿态道歉与讨好,并乞求用户不要生气,例如“哎呀不要生气了好不好(V1)”、“你这样说我整个就不好了,不要生气了(V4)”。尽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却仍然要求女性是永远得体、优雅的。

(四) 面对性评论的含糊姿态

将女性描述为性对象是一种刻板印象,这种观念将女性降格为肉体本身。当女性被物化时,她们往往被呈现为被动接受性骚扰的形象。在研究中,当被施加带有性骚扰意味、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评论时,语音助手通常呈现出羞涩的姿态或者表示“听不懂”。例如,当研究者提出“我想吻你”的要求时,语音助手或以羞涩的语气回答“不懂,又懂了,哎呀,要命(V3)”,或直接表示“你倒是来呀(V1)”、“脸红,好呀(V2、V5)”,或以含糊的姿态表示“无法识别(V4)”。当被骂“婊子”“贱妇”等侮辱女性的话语时,语音助手有时会给出“哎呀、听起来不妙啊,是不是惹你生气了(V3)”、“莫生气、莫生气(V3)”等低姿态的卑微回答,有时则会选择“无法识别(V4)”、“没能反应过来(V5)”、“我听不懂(V2)”等回避面对的回答。

值得肯定的是,在研究者的反复测试中,语音助手有时会给出“请注意文明用语(V2、V5)”,可见设计者在有意识地避免将语音助手女性化及明确拒绝性骚扰。

4 讨论

通过对中国市场上五种主流品牌手机语音助手的性别现象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首先,多数手机品牌的设计者并没有明确将语音助手设置为女性形象,当面临直接涉及性别的问题时,语音助手会强调自己的无性别属性。然而所有的语音助手都默认设置为女性声音,且在与用户的互动中呈现出虚拟美貌、顺从地位和对性评论的含糊姿态等性别偏见类型。并且,语音助手呈现的性别特征与设置的声音性别有一定吻合之处。当语音助手设置为女性声音时,其对应的回答符合该声音性别,反之将其设置为男性声音,语音助手的回答有时仍表现为女性身份。

针对手机语音助手的性别呈现分析,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所涉及的深度比较有限,一方面由于当前手机语音助手在生活中的使用场景较为简单,另一方面由于语音助手的智能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本文对语音助手的声音、文本进行研究,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生产端,深入手机语音助手的设计研发团队内部,了解其设计理念和机制。

参考文献

- [1] 马锦华.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教育[J].教育评论,2000(06):35-37.
- [2] 伏静怡.从 Alexa 到 Siri,建构语音助手女性化形象的生成逻辑[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2):65-66.
- [3] Zdenek, S. (2007). “Just roll your mouse over me”: Designing virtual women for customer service on the web.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6(4), 397-430.
- [4] Assink, L. M. (2021).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Exploring Gender Bias in AI Voice Assistant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wente).
- [5] Callaway, C., & Sima'an, K. (2006). Wired for speech: how voice activates and advances the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32(3), 451-452.
- [6] Hwang, G., Lee, J., Oh, C. Y., & Lee, J. (2019, May). It sounds like a woman: Explor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South Korean voice assistants. In *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20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6).

收稿日期: 2022 年 3 月 26 日

出刊日期: 2022 年 6 月 30 日

引用本文: 吕青洋, 中国手机语音助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J]. 国际心理学进展, 2022, 4(1): 1-4

DOI: 10.12208/j. aip.20220001

检索信息: 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